

元史新編

元史卷三十九

列傳二十三

中葉文臣

虞集

弟榮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著易詩書論語說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醕嘗再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朮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院編修官致仕集三歲卽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冊可攜母楊氏國子祭酒楊文仲女也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

元史卷三十九 列傳

一

長沙就外傳則已盡讀諸經文仲世以春秋名家而族弟參政棟明性理之學集與弟槃皆受業其門又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左丞董士選自江西除南行臺中丞延集家塾大德初始至京師以薦授大都路儒學教授除國子助教卽以師道自任丁內艱服除再爲助教大成殿新賜登歌樂北人不習節奏集親教成曲仁宗卽位拜臺臣爲祭酒除吳澄司業與集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而時論沮之澄投檄去集亦以病免未幾除太常博士朝廷方以科舉取士集謂欲治其源必師道立而後善人多因會議學校乃爲議上之六年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英宗卽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不見求之江西又不見集方省墓吳

中使至受命趨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泰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專主一說以狹賢路後兩爲考官所取皆稱得人除國子司業遷祕書少監帝幸上都以講臣多高年命集與集賢侍讀學士王結預經筵取經史中切心德治道者用蒙古語漢文兩進讀潤譯之際每患詞不達意輒數日乃成一篇專以體用爲啟沃拜翰林直學士俄兼國子祭酒嘗因講罷論京師恃東南運糧竭民力以航不測非所以寬遠人而因地利京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桂蕈之場海濱沃壤宜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

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眾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隋者而易之一二年勿征也三年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爲額漸次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佩之符印得以傳子孫如軍官之法則東面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遂富民得官之志而獲其用江海游食盜賊之類皆有所歸上是之而羣議畏難遂寢其事其後海口萬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旣卽位命集仍兼經筵集乞郡不許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時關中大饑帝問集何以抹之對曰承平日久人情宴安欲有興舉每生怨謫今大蓄之餘正爲治作新之會若遣一二有仁術知民事者假

以事權治溝洫限畝畝薄征斂招其流亡正其封域可復  
古人井田經界遺意幸假臣一郡試行三五年必有以報  
朝廷者左右有曰虞伯生欲以此去爾遂罷其議時宗藩  
睽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將策士於朝集擬制策以進  
首以勸親親體羣臣一風俗協萬邦爲問帝不用集以入  
侍燕閒無益時政且媚嫉者多力辭職帝曰朕立奎章閣  
置學士員以講求祖訓及古昔治亂得失若軍國機務自  
有省院臺任之非卿等責也其勿復辭有旨修國朝經世  
大典命集與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同任總裁集請令禮  
部尙書馬祖常國子司業楊宗瑞翰林修撰謝端應奉蘇  
天爵太常李好文國子助教陳旅前詹事院照磨宋瑩通  
事舍人王士點助撰錄帝以諸人方修遼金宋三史未成

令閣學士專率其屬以修大典集又請以翰林國史院修祖宗實錄時百司所具事蹟參訂翰林院臣言實錄法不得傳於外則事蹟亦不當示人又請以國書托卜赤顏增修太祖以來事蹟承旨塔什海牙復以托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皆已俄世延歸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乃成凡八百帙既上進以目疾勾解職不允乃舉治書侍御史馬祖常自代不報御史中丞趙世安乘閒爲集請假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邪帝方鄉用文學以集弘才博學一時大典冊咸出其手故重聽其去集每承顧問及古今政治得失必委曲盡言或隨事規諫冀有開悟眾患其知遇思聞之乃摘其文辭爲譏訕賴帝覺察不能中傷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榮

巉巉傳旨二人者素忌集繆言制封營國公集具橐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集以橐進丞相愕然問故集知爲所紿立請易橐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雖量類如此其薦人材必先器識未嘗徇情市恩評議文章不折之於至當不止雖以此二者忤物速謗終不爲動光人龔伯璫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屬集薦引集不可一日邀集過其家設宴酒半出薦牘求集署集固拒之祖常不樂而罷後伯璫以用事敗殺其身人始服集知人文宗崩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而忌明宗之子安歡帖穆爾乃託其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安歡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鄰帖木爾奎章閣太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於托卜赤顏又召集使書詔



播告中外順帝元統二年遣使召集還禁林以疾不能行侍臣有以舊詔爲言者帝曰此我家事豈由彼書生邪至正八年卒年七十有七贈仁壽郡公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眾登門之士邸舍至不能容然碑版未嘗苟作南昌富民有伍真父者貲產甲一方壻於諸王女充本位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厚幣求銘墓集不許嘗欲取太原元好問中州集遺意別爲南州集表章江左先賢以病目而止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名卿也槃字仲常延祐五年進士授吉安永豐丞改湘鄉州判官性癖古有富民殺人使隸己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

署卒正富民之罪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  
卽火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下皆迎至  
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逃槃執  
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爲坐捕盜司召巫至鞠之  
無敢施鞭箠者槃乃斷巫竝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驚服  
槃於詩書春秋皆有論著而春秋尤其家學吳澄亟稱之  
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以窮吾道異端疑似之辨槃不  
然聞諸僧在坐輒不入竟去其性方正雖集亦嚴憚之年  
不及艾而卒

### 白察罕

雅爾丁 脫烈海牙

察罕西域板勒紇城人也仁宗賜姓白氏父伯德那歲庚  
辰元兵下西域舉族來歸事親王旭烈授河東民賦副總

管因居河中猗氏縣後徙解州贈芮國公察罕生於河中  
是夜天氣清明月白如晝賀者曰是兒必貴國人謂白爲  
察罕故以名焉長而魁偉穎悟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爲  
行軍府奧魯千戶奧魯赤參政湖廣及進平章皆辟爲理  
問政事悉委裁決且令諸子受學焉前後從奧魯赤出入  
湖廣江西兩省凡二十一年多著勲績成宗大德四年丞  
相哈剌合孫以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  
人不可治竟除武昌治中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眾  
平民誑誤者以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  
治之鞠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皆縱遣且焚其籍眾難  
之察罕獨任其責以治取聞擢河南省郎中武宗卽位立  
太弟仁宗爲皇太子河南平章囊加台薦之卽驛召至上

都授詹事院判進僉詹事院事尋命領都總管府至大元年開戶口江南諸省還進詹事府正加昭文館大學士遷家令武宗崩仁宗哀慟不已察罕勸發府庫振鰥寡孤獨爲先帝資福東宮故有左右衛兵命囊加台察罕總右衛且命審擇官屬仁宗卽位拜中書參政但總持綱維不屑細務識者謂得大臣體帝以察罕清素賜金束帶鈔萬貫前後賞賚不可勝計皇慶元年進平章政事商議中書省事乞歸解州立碑先塋許之暮年居德安白雲山別墅以白雲自號閒入覲帝望見曰白雲先生來也嘗問張良狄仁傑之爲人察罕以史傳對并誦范仲淹所撰狄仁傑碑詞甚熟帝歎息曰察罕博學如此邪獻所譯貞觀政要帝悅詔繕寫徧賜左右且詔譯帝範又命譯脫卜赤顏名曰

聖武開天紀及紀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書俱付史館  
嘗以病請告暨還朝帝御萬歲山圓殿與平章李孟入謝  
帝問其病對曰荷陛下哀矜放歸田里不覺沈疴去體爾  
命賜茵以坐顧李孟曰知止不辱今見其人察罕天性孝  
友田宅在河中者悉分與諸昆弟昆弟貧來歸者復分與  
田宅奴婢縱奴爲民者甚眾故人多稱長者旣致仕優游  
八年以壽終又有曲樞者西土人以太后宮臣仁宗幼時  
阿保累官至平章政事子孫貴顯皆緣藩邸恩舊無事可  
書舊史專傳今不錄

雅爾丁字太初回回人亦赫氏氏

舊連氏  
爲名

父亦速馬因仕

至大都南北兩城兵馬都指揮使雅爾丁幼穎悟嗜學所  
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尤工其國書國語初爲中書掾以年

勞授江西行省員外郎入爲刑部員外郎改中書右司郎中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旣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主者雅爾丁因取成案補署名其下或訐之曰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何反追署之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遷左司郎中時左司闕一都事平章梁暗都刺謂之曰人之材固嘗有之惟篤實不欺爲難得公當舉所知雅爾丁遂以王毅李迪爲言輿論稱允又嘗謂朝士如王仁卿賈元播高彥敬敬威卿李清臣輩可大用後皆如其言遷翰林侍講學士轉集賢大學士至大初元詔參議尙書省事不就復拜參議中書省事亦以疾辭延祐初卒

脫烈海牙畏吾氏世居別什巴里之地曾祖闊華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祖八剌朮始徙真定父闊里赤性純正知讀書脫烈海牙幼嗜學喜從文士遊由中書宣使出爲寧晉主簿改隆平縣達魯花赤均賦興學劭農平訟橋梁水防備荒之政無一不舉及滿去民勒石以紀其政拜監察御史時江西胡參政殺其弟訟久不決脫烈海牙一訊竟伏其辜出僉燕南道廉訪司事務存大體不事苛察在任六年黜污吏百四十有奇召爲戶部郎中仁宗在東宮知其嗜學出祕府經籍及聖賢圖像以賜時人榮之母霍氏卒哀毀骨立事聞賜鈔五萬貫給葬事起爲吏部尙書量能敘爵以平允稱改禮部尙書領會通館事遷荆湖北道宣慰使適峽人艱食先發廩振之而後以聞卒

封恆山郡公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淨州天山高祖錫里吉思

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恆州刺史子孫因其官

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

一作月忽乃  
一作月乃合

性好施禮士所薦引

參佐皆一時名流後多致卿相料民丁於中原凡儒通一

經者卽不同編戶著爲令甲從世祖攻宋畱汴掌饋餉請

於淮北立樵場歲得鐵百三萬餘斤鑄農器易粟四萬石

官民兩便累官禮部尙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始

家光州延祐初行科舉祖常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以

南人居第二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

御已久猶居東宮近侍每因宴享輒有陳請祖常上書請



御正殿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使懷姦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一以沈涵爲戒及立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慎簡師傅時鐵木迭爾爲丞相專權勢作威福祖常率同列劾其不法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移焉由在野有當用而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而不言之佞大臣立辭官讓能待罪修省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劾鐵木迭爾腹心博羅劉吉馮翊霄劉允中等依藉威勢交通賄賂又薦前中書平章蕭拜住左丞王毅昔在政府數抗權相立置機要勿令外補前監察御史徹里中書參議韓若愚皆被奸相誣罔排擯宜早賜錄用以作士氣又薦翰林承旨劉敏中司業吳澄修撰陳

觀主事史惟良宜備訪問居諫職亡何鐵木迭爾復相左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奸相既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初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尙書尋辭歸天祿元年召爲燕王內尉仍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元統元年拜御史中丞持憲務存大體黜苛細已而辭職歸光州兩除江南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不赴至元四年卒追封魏郡公諡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今國族及諸部旣誦聖賢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有文集行於世嘗預修英宗實錄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若干卷蘇天爵

銘其墓

見滋溪文稿祖常曾祖月合乃舊史專傳今併入

巉巉

兄同回

巉巉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自有傳祖燕眞事世祖從征有功巉巉幼肄業國學師許衡長襲宿衛以兵部郎中轉祕書監丞奉命往覈泉舶歸裝無珠犀屢遷至禮部尙書監羣玉內司國制大樂諸坊咸隸本部遇公燕眾伎畢陳巉巉視之泊如僚佐肅然尋拜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提調宣文閣崇文監屢以經史格言講誦多所裨益順帝卽位翦除權奸思更治化巉巉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嘗於經筵力陳張商英所論七臣之狀左右錯愕然素知其賢不復肆愠帝暇日欲觀古名畫巉巉卽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

亡其國帝一日覽宋徽宗畫稱善巉巉進言徽宗多能惟  
一事不能帝問何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或遇天變民災  
必懇請側身修行以回天意帝察其真誠虛己以聽特賜  
只孫燕服玉帶楮幣以旌其言巉巉嘗謂人曰天下事宰  
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  
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  
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稍默大臣議罷先朝所置  
奎章閣學士院及藝文監諸屬官巉巉進曰民有千金之  
產猶設家塾延館客豈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邪帝  
深然之卽日改奎章閣爲宣文閣藝文監爲崇文監命巉  
巉董治時科舉旣輟巉巉從容爲帝言科舉人材所由出  
必不可廢遂復舊制一日進讀司馬光資治通鑑因言國

家當及斯時修遼金宋三史以資殷監卒得置局纂修又請行鄉飲酒於國學使民知遜悌及請褒贈唐劉蕡宋邵雍以旌道德正直皆從其請嶮嶮以重望居高位而愛士甚於饑渴四方士大夫翕萃其門有達官謂曰儒有何好而君愛之嶮嶮曰裕宗學於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裕宗倣書親署御名學生某習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喜曰朕所以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卿以嘉言入告耳今汝言儒不足愛則聖祖神宗何爲篤好之乎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以言覲帝意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意在嶮嶮也至京七日感疾卒時至正五年也家貧幾無以斂嶮嶮善真行草

書得晉人意趙孟頫能日楷書萬言巉巉能日楷書三萬  
言片紙人爭寶之諡文忠兄回回字子淵亦有文學武宗  
時以藩邸舊臣出使稱旨至大閒歷山南江南淮西河南  
廉訪使皆有政聲英宗卽位丞相拜住首薦參議中書泰  
定初廷議漕運事奏減糧數以紓東南民力文宗立擢中  
書右丞力辭還第聞明宗中途崩流涕不食自是杜門不  
出數年卒與巉巉皆爲名臣世號雙璧

自當

荅里麻 月魯帖木爾

自當蒙古人燕只吉台氏曾祖忙怯圖以千戶從憲宗南  
征有功父阿忽台事成宗爲左丞相武宗初被誅後贈和  
寧忠獻王自當於至治中拜監察御史錄囚大興縣人有  
收道傍死橐駝醢置囊中者會官橐駝被盜乃捕而勘之

其人自誣服自當疑其冤而御史臺不聽竟處死後數日遼陽行省以獲盜聞冤始白人以是服其明慎泰定二年扈從至上都糾參政楊庭玉贓罪不報卽納印還京師帝遣使追還卽再上章劾庭玉竟如其言又劾奏平章政事圖滿迭爾入怯薛之日英宗被弑必預聞其謀不當蒙金幣之賜不省自當遂辭職改工部員外郎中書省委開渾河自當往視奏言水性不常民力亦瘁難以成功罷其役會次三皇后殂命工部盡徹行殿車帳而新之自當請入對奏曰皇后行殿車帳尙新何必改作徒勞民費財且先皇后令終初無惡疾居之奚嫌倘一后棄世必盡舍舊更新則大明殿乃自世祖所御列聖嗣位豈皆改作乎帝大悅從之遷吏部員外郎帝欲加太后號曰太皇太后命朝

堂議之自當曰太皇太后之號孫可施之祖母子不可以施之母也議遂格文宗卽位除中書左司郎中有詔使自江浙還言行省臣意若懷不服者帝怒命遣使問不敬狀自當言於丞相燕帖木爾曰上新卽位雲南四川猶未定未可以使臣一空言遽罪行省大臣況江浙膏腴地安知非使臣不厭所欲故造言陷之邪事乃止旣而參議中書省事燕帖木爾議加封太保柏顏王爵自當曰太保位列三公而復加王封後再有大功將何以處之且丞相封王宜出自上意王爵非中書選法也遂罷其議拜治書侍御史初文宗在集慶潛邸欲勅天靈寺令有司起民夫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乞刺台以爲宜出錢募夫不當役民至是文宗欲黜之自當諫曰當陛下在潛邸時御史盡心爲



陛下言此忠臣也奈何黜之非所以示天下乃除湖南僉  
憲文宗嘗欲游西山裂帛湖自當諫不聽遂稱疾不從行  
文宗在舟中顧謂臺臣曰自當終不滿朕此游邪臺臣嘗  
奏除目文宗以將作院官閭閻代之自當言閭閻善諧謔  
惟可任教坊司不可居風紀帝乃止順帝初除福建都轉  
運鹽使先是泰定帝嘗欲以河間江浙福建鹽引六萬賜  
中書參議撒迪自當執不可至是自當復建言鹽引宜盡  
資國用以舒民力時撒迪方爲御史大夫不以爲怨數遣  
人省自當毋於京邸人兩賢之改浙西廉訪使時有駙馬  
爲江浙行省丞相其宦豎恃勢強買民物自當輒械以徇  
自是丞相府無敢擾民尋召同僉樞密院事寧夏人有告  
買邁等謀害太師柏顏者柏顏命偕中書樞密官往鞠歸

坐以誣告柏顏怒自當前曰太師令吾三人往勘者非欲得實情邪如不欲得實而罪鞠者則我主其事宜獨當罪遂左遷同知徽政院事自當歷事四朝衎衎在位終始一節近古之遺直然卒以是忤權貴不復柄用弟別怯不花至正中拜右丞相爲御史劾罷舊史有傳今不錄

荅里麻高昌人太父撒吉斯

斯一作思

爲遼王傳世祖稱其賢

從討李壇以勲授山東行省大都督荅里麻弱冠入宿衛大德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同亦憐眞馬祖常劾丞相鐵木迭爾貪肆罪罷之至治元年鐵木迭爾復相以報復爲事荅里麻辭去明年改燕南道廉訪副使屢平反疑獄除濟寧路總管興學勸農百廢具修府無停事泰定元年遷福建廉訪使劾宦官奉使橫取民財者及宣政院判官取賂

富僧者遷浙西廉訪使會文宗發江陵阿爾哈圖來諭旨求賂不獲還譖於朝召至京將處以重罪比至帝怒解遷上都同知畱守天厯三年召拜刑部尙書國制新君卽位必賜諸王駙馬妃主及宿衛官吏金帛荅里麻唱名給散革虛冒之數國費大省賜黃金腰帶以旌其能元統三年遷山東廉訪使時山東盜起白晝殺掠荅里麻先劾去貪吏而後上禽賊方略齊魯以安除大都路畱守帝宴大臣於延春閣特賜白鷹以表其貞廉嘗命修七星堂先是修繕必用赤綠金銀裝飾荅里麻獨務樸素令畫工圖山林景物左右年少皆不然是歲秋車駕自上京還入觀之乃大喜以手撫壁歎曰有心哉畱守也至正七年遷陝西行臺中丞致仕後召商議中書平章政事不拜全俸優養終

身

月魯帖木爾者卜領勒多禮伯臺氏曾祖以下世官宿衛父普蘭奚由宿衛爲中書右司員外郎與丞相哈刺合孫建議迎立武宗累遷至山北遼東道廉訪使月魯帖木爾幼警穎讀書強記俶儻有大志年十二成宗命與哈刺合孫之子脫歡同入國學仁宗時入宿衛一日帝見其容貌不凡詢知爲普蘭奚之子帝曰汝父贊謀以定國難朕未嘗忘因命脫忽台傳旨四怯薛令常侍禁衛先是哈刺合孫欲用爲中書蒙古必闇赤輒辭哈刺合孫曰汝年幼欲何爲乎對曰欲爲御史爾人壯其志久之遂拜監察御史巡按上都劾奏太師右丞相鐵木迭爾受富民張弼賕六萬貫貸死帝怒碎太師印賜月魯帖木爾鈔萬貫除兵部

郎中拜殿中侍御史尋爲右司郎中帝語近臣曰今皇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爲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可乎御史中丞蠻子翰林學士明里董阿皆稱善月魯帖木爾獨起拜曰臣聞唐宋禪位嗣主自稱太上皇者若立宗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之舉陛下處承平春秋鼎盛正勵精圖治之日何至法前代權變之事哉帝曰月魯帖木爾識量明遠可大用仁宗崩鐵木迭爾復入中書據相位使人慙月魯帖木爾爲御史時誣丞相受賕皇太后命丞相哈散等卽徽政院推問不實事遂釋鐵木迭爾乃奏爲山東鹽運司副使以父憂去官旋改山南江北道廉訪副使泰定初遷汴梁及武昌路總管皆以養親不赴致和元年河南行省平章柏顏矯制起爲本省參政共議起

兵迎懷王月魯帖木爾固辭曰皇子北還問參政受命何人則將何辭以對柏顏怒會明里董阿忒皇子過河南而月魯帖木爾爲御史時嘗劾其娶倡女冒受封明里董阿因說柏顏收之丞相別不花亦與之有隙乃謫月魯帖木爾安置雷州順帝至元六年召還至正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進讀之際引援經史壹本於王道帝嘉納焉十二年江南諸郡盜賊充斥詔拜平章行省江浙因言於丞相脫脫曰守禦江南爲計已緩若得從權行事猶有可爲不從陛辭賜尙醢御衣弓矢甲冑衛卒十人鈔萬五千貫以行比至鎮引僚屬集父老詢守備之方招募民兵數千號令明肅統師至建德獲首賊何福斬於市遂復涇安等縣俘獲萬餘復業者三萬餘家是年卒於徽州軍中

宋本

敬儼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幼穎拔異羣成童從父禎官江陵師王奎文造詣日深善爲古文辭必已出峻潔刻厲多微辭至治元年賜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泰定元年春除監察御史踰月調國子監丞其夏風烈地震有旨集百官雜議弭災之道本抗言鐵失餘黨未誅仁廟神主盜未得宿衛剽掠桓州未治蒙古千戶奪民妻女不問刑政失度民憤天怨災異之見職此之由辭氣激奮眾皆聳聽冬移兵部員外郎二年轉中書左司都事會議招撫溪洞民故將李牢山之子嘗假兵部尙書從諸王帥兵征鬱林州猺在道納妾畱不進兵敗歸樞密副使王卜憐吉台言李平猺有功當遷官本言李棄軍娶妾逗撓軍期宜亟寘諸法副

使色阻乃不敢言右丞相旭蔑傑卒左丞相倒刺沙當國  
得君與平章政事烏伯都刺皆西域人西域富賈以其國  
異石來獻其直鉅萬未酬又其門下嘗有過爲司憲禡官  
乃乘三年冬星孛地震之變赦詔中命中書酬累朝獻物  
之直起用憲臺奪官者本讀竟白曰今警災異而但酬獻  
物之直此有司細故形諸王言必貽笑天下司憲禡有罪  
者官此世祖成憲今擢用之後復有邪佞賊穢者將治之  
邪置不問邪宰執心折本言明日竟宣詔本遂稱疾不出  
至順三年文宗崩順帝未至皇太后在興聖宮正旦議循  
故事行朝賀禮本言宐上表興聖宮廢大明殿朝賀眾是  
而從之元統二年卒年五十四本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  
歷仕通顯猶僦屋以居及卒非賻贈幾不能給棺斂執紼



者近二千人皆縉紳大夫門生故吏及國子諸生未嘗有一雜實所著有至治集四十卷行於世諡正獻弟褰字顯夫登泰定元年進士第累官至翰林直學士諡文清褰嘗爲監察御史於朝廷政事多所建明其文學與本齊名人稱之曰二宋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金官參政曾祖子淵祖鑑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其文學爲殿中知班著憲章若干卷選充中書省掾朱清張瑄爲海運萬戶豪縱不法適儼典其文牘嘗致厚賂儼怒拒之二人以罪伏誅權貴多以賄連坐獨儼不與至大元年擢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侍御史先是儼以議

立尙書省忤宰臣意適兩淮鹽法久滯乃左遷儼爲轉運使欲以陷之比至首劾場官之貪污者法旣大行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行省參政來會鹽筴將以羨數爲歲入常額儼以亭戶凋敝已甚以羨爲額民力將殫病人以爲己非宰臣事事遂止仁宗踐阼召爲戶部尙書皇慶二年拜江西行省參政舊俗民有爭往往越訴於省吏得竝緣爲奸利訟以故繁儼令下省府非有司不得侵民訟事遂簡詔設科舉儼薦臨川吳澂金陵楊剛中爲考試官得人爲多延祐四年召爲侍御史湖廣省臣以賊敗儼一日五奏卒正其罪五年拜中書參政臺臣復奏畱之儼亦陛辭不允賜大學衍義及所服犀帶每入見帝字之而不名舊制諸院寺監皆得奏除僚屬歲久多冒濫富民或以

元史卷三十九

列傳

七

賂進至大官儼以名爵當慎惜會臺臣亦以爲言奏請悉追奪著爲令六年告病遣醫視療儼以其鄉在近圻恐復徵用乃徙居淮南雖親故皆不接見至治泰定兩召皆不赴泰定四年春遣使賜酒徵爲集賢大學士商議中書省事儼令使者先返而挈家歸易水復賜酒召之乃輿疾入見賜食慰勞命朝會日無下拜是月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厯改元朝議欲盡戮朝臣之在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眾賴之獲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不廢臨終正冠幘端坐而逝封魯國公諡文忠有詩文若干卷叔祖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元初爲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行之

郝天挺

曹伯啟 愚 趙師魯

劉正 王壽

謝讓

王伯勝

韓若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朵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州父和上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少有志略受業於元好問以勳臣子召見世祖命宿衛東宮皇太子遇之甚厚累遷中書右丞與宰相論事有不合輒面斥之成宗崩仁宗首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仁宗臨御收召故老天挺與少保張閭等十人共議大政革尙書省之敝遂成皇慶之治又出爲江西河南二省右丞召拜御史中丞入見首陳紀綱之要以獵爲喻曰御史職在擊奸猶鷹揚焉禽之弱者易獲也其力大者必借人力不然不惟失其前禽且有傷鷹之患願陛下爲言官作主帝嘉其言旣出

臺臣皆賀風紀大振又上疏陳七事曰惜名爵抑浮費止括田久任使論好事獎農務本勵學養士詔中書省舉行之尋俾均逸於外拜河南行省平章時河南王卜憐吉台爲丞相待以師禮由是政化大行皇慶二年卒封冀國公諡文定天挺嘗參議雲南行省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行於世子佑字君輔由宿衛補官仁宗時拜殿中侍御史以廉直著名大受知遇遷陝西行省參政曹伯啟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游篤於問學至元中以吏起家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以薦擢拜西臺御史改都事關陝自許衡倡學教士伯啟請建祠立學以表其績覈實涇陽奸民之誣其尹不法者糾四川廉訪僉事闊闊木苛刻之罪延祐元年遷刑部侍郎丞相

鐵木迭爾專政一日召刑曹官屬問曰西僧訟某之罪何爲久弗治眾莫敢對伯啟從容言曰犯在赦前丞相雖甚怒莫之奪宛平尹盜官錢鐵木迭爾欲併誅守者伯啟執不可杖遣之八番帥擅殺起邊釁朝廷已用帥代之矣命伯啟往詰其事次沅州道梗伯啟恐兵往則激亂乃遣令史楊鵬單騎往諭新帥備得其情止奏坐前帥擅殺罪邊民以安大同宣慰使法忽魯丁撲運嶺北糧歲數萬石肆欺罔累虧鉅萬朝廷遣使督徵率以賂免取後伯啟往其人已死諭其子弟曰負官錢雖死必徵與其納賄於人曷若償之於官第條汝父所賂之數官爲徵理諸受賂者懼潛歸之於其子爲鈔五百餘萬緡糧遂足民之逋負無可理者卽列上與免之英宗立召拜山北廉訪使時敕建西

山佛宇甚亟御史觀音保等以歲饑請緩近臣激怒上聽  
遂欲誅言者伯啟曰主上聰明睿斷是不可以不諍迺劾  
臺臣緘默使昭代有殺諫臣之名帝爲悚聽俄拜集賢學  
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伯啟言五刑者  
刑異五等今黥杖徒役於千里之外百無一生還者是一  
人身備五刑也法當改丞相是之會伯啟除浙西廉訪使  
不果行泰定初引年北歸優游鄉社殤人賢之表所居爲  
曹公里伯啟性莊肅奉身清約在中臺所獎借名士尤多  
爲侍讀學士考試國子首取呂思誠姚紱雲南僉事范震  
言宰臣欺上罔下不報范飲憾死伯啟書其事於太史眞  
州知州呂世英以剛直獲罪伯啟白其枉進擢風憲其好  
彰善率類此天庥中起爲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伯啟

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尙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有詩文十卷號漢泉漫槩續集三卷行世

劉正字清卿清州人年十五知讀書習吏事辟尙書戶部令史至元八年罷諸路轉運司立局攷覈逋欠正掌其事大都運司負課銀五百四十七錠逮繫倪運使等四人徵之及覈本路歲入籍實無所負冤久不決正徧閱吏牘得至元五年李介甫關領課銀文契七紙適合其數驗其字畫皆司庫辛德柔所書也辛交結權貴莫敢誰何正白尙書捕鞠之遂伏其辜而四人得釋正由是知名辟掾中書分省上都會諸王昔里吉叛邊將請黃白金符充戰賞主者告乏中書檄工部造給之後帝以爲工部專擅欲詰治



正曰軍賞貴速先造符印而後稟命豈不可乎帝釋之十五年擢左司都事時阿合馬當國與江淮行省阿里伯崔斌有隙誣以盜官糧四十萬命刑部尚書李子忠與正馳驛往按以實覆忤阿合馬旨復遣其黨四人雜治之竟寘二人於死正遂移疾還家十八年徵爲中書左右司員外郎阿合馬敗和魯霍孫爲右丞相中書傳旨捕正與參政札喜魯丁等謂皆黨於阿合馬械繫闕東踰數日姦黨多伏誅復械繫正於拱衛司和魯霍孫曰上嘗謂劉正衣白衣行炭穴十年可謂廉潔豈肯黨姦臣者乎乃免歸二十五年桑葛旣立尙書省擢爲戶部尚書嘗舉賑河閒鹽運官虧課事忤桑葛幾陷於罪復移疾歸二十八年桑葛敗完澤爲丞相再擢戶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遷江南行御

史臺中丞大德初改雲南行中書省左丞極言征緬之不可朝廷不從師果無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則季秋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之以銅雜銀納官之敝又如之正首疏其敝給官稱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敝始革始至官儲貳二百七十萬索白銀百錠比四年得貳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千錠仁宗卽位召諸老臣入議政正詣闕言八事曰守成憲重省臺辨邪正貴名爵正官符開言路愼賞罰節財用會行赦改元集議行之仁宗初政風動天下正與諸老臣陳贊之力居多累乞致仕不許拜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延祐六

年卒封趙國公諡忠宣子秉德歷兵工二部侍郎秉仁累官工部尚書

謝讓字仲和潁昌人祖義有材勇金貞祐間爲義軍千戶讓幼穎悟好學及壯推擇爲吏累擢南臺御史舉哈刺合孫可爲御史大夫陳天祥可爲御史中丞高昉可任風憲劾江浙省臣聽詔不恭及不法事成宗遣使雜問旣款服詔令讓與俱來人皆危之讓泰然若無事者臺綱以振大德閒詔立陝西行御史臺以讓爲都事凡御史封章及文移其可否一決於讓入爲中書省右司都事遷戶部員外郎四年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時廣西兩江岑雄黃聖許等屢相讎殺爲邊患讓謂此曹第可懷柔不可力競當寬其法以羈縻之使不至跳梁不當舍中國有用之民

爭荒炎不毛之地因書榜招諭以攜其黨湖廣宣慰使張國紀建言科江南夏稅讓極言其非便遷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是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讓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運公私便之至大閒轉戶部侍郎尋拜戶部尙書時京倉主計吏以倉廩多罅漏久雨米壞請覆稊秕其上因採諸米中以給內外工人及宿衛者讓察其奸易以橐秭奸敝悉除改刑部尙書仁宗卽位罷尙書省讓白前此省臣構殺畱守鄭阿爾思蘭之冤以所籍貲產給還之有旨六部事疑不決者須讓共議而後上聞於是戶部更定鈔法禮部議正禮文讓皆與焉讓上言古今有天下

者皆有律以輔治堂堂聖朝詎可無法以準之使吏任其情民罹其毒乎帝善其言卽命中書省纂集典章以讓精律學使爲校正官延祐二年朝廷以吏多滯事責法曹按不如程期者令下讓曰刑獄非錢穀銓選之比寬以歲月尙慮失實豈可律以常限乎乃入白於宰相由是刑曹獨得不責稽遲卒封陳畱郡公諡憲穆

王伯勝霸州文安人兄伯順給事內廷爲世祖所親幸因以伯勝入見命在宿衛時伯勝年十一廣顙巨鼻狀貌屹然帝顧謂伯順曰此兒當勝卿可名伯勝嘗進沃盥水溫冷甚稱旨帝曰此兒他日必知爲政達人情矣至元二十五年從征乃顏以功授拱衛直都指揮使賜金虎符成宗大德五年扈從上都天久雨夜聞城西北有聲如戰聲然

伯勝率衛卒百人出視之乃大水暴至立具畚鍤集土石  
甃罽以塞門分決壕隍以泄其勢至旦始定而民弗知丞  
相完澤以聞帝嘉之九年以侍成宗疾忤安西王出爲大  
寧路總管伯順亦出爲梁王傅武宗卽位召拜耶可札魯  
花赤刑部尙書至大二年加右丞明年進大都畱守兼少  
府監初大都土城歲必衣葦以禦雨日久土益堅而勞費  
不已伯勝奏罷之仁宗立拜遼陽行省平章增郡學弟子  
員擇賢師以化其俗又擇隙地爲館廩以待使客之至度  
閒田百頃募民耕種以廩餼之歲大旱伯勝齋戒禱畢卽  
兩人謂之平章雨延祐二年召爲大都畱守遼陽民狀其  
行事言於中書乞畱不報民涕泣而去卒封薊國公諡忠  
敏長子恪累官至兵部尙書次馬兒襲武衛親軍都指揮

使孫善果襲伯順官至大司徒

韓若愚字希賢保定滿城人由武衛府史累遷中書左司郎中時議禁民田獵犯者抵死若愚曰昔齊圓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眾以爲然遂輕其刑繼命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爾爲右丞相以愛憎進退百官恨若愚不附已羅織以事仁宗知其枉不聽拜戶部尙書延祐六年命理河閒等路囚輕重各得其情復拜參議中書省事鐵木迭爾復入相以舊憾誣若愚罪欲殺之帝不從復奏奪其官除名歸鄉里泰定元年拜刑部尙書復改侍御史時左丞相倒剌沙擅威福以事誣侍御亦憐珍等下樞密獄無敢言其冤若愚以計奏移左丞相倒剌沙爲右大夫其事遂解三年拜河南省左丞會文宗平內難若愚畫策

中機天厯三年遷淮西江北道廉訪使卒封南陽郡公諡貞肅

趙師魯字希顏霸州文安人父趾祕書少監師魯爲人風采端凝在太學力學如寒士延祐七年補中書省掾於朝章故實律令文法無不練習臨事敏果執政奇之及典銓選平允無私人無不服泰定中拜監察御史時大禮未舉師魯言天子親祠郊廟所以通精誠迎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宜鑑成憲講求故事親祀對越以格純嘏帝嘉納焉元夕令出禁中命有司張鐙山爲樂師魯上言燕安怠惰肇荒淫之漸奇巧珍玩發奢侈之端觀鐙事雖微而縱耳目之欲則上累日月之明疏間遽命罷之賜上尊酒且命御史大夫傳旨以嘉忠直是時宰相倒刺沙



密專命令不使中外預知師魯又上言古之人君將有言也必先慮之於心咨之於眾決之於故老大臣然後斷然行之渙若汗不可反未有獨出柄臣之意不咨眾謀者不報倒刺沙雖剛愎亦服其敢言天厯中復爲樞密判官持節治四川兵諭上威德大閱於郊寬簡有法士卒懷其恩信改河閒路轉運鹽使除害興利法度修飭絕巡察之奸省州縣廚傳贈遺之費竈戶商人無不便之歲課遂大增暇日又割己俸率僚吏新孔子廟命吏往江右製雅樂聘工師春秋釋奠士論稱之師魯由從官久典金穀每鬱鬱不樂病篤棄官歸京師至元三年卒贈天水郡侯諡文清王壽字仁卿涿郡新城人幼穎敏嗜學長通蒙古文字至元閒爲中書掾用薦入侍皇太子眷遇特異二十八年任

吏部郎中以壻康里不忽木柄用當道卽自免去明年授大司農丞不赴元貞二年出爲燕南河北道廉訪副使大德二年不忽木爲中執法復棄官歸三年擢御史臺侍御史論事剴切六年命徧祠江南嶽鎮海濱密旨去歲風水爲災百姓艱食凡所經過采訪入對使還具奏民之利病繫於官吏善惡宜選公廉愛物者專撫字剛方識體者居風憲而豪右之家據權要者當罷其職處之京師以保全之又與臺臣奏宰相內統百官外均四海位尊任重不可輕假非人三代以降國之興衰民之休戚未有不由相臣之賢否也世祖初置中書省以忽魯不花塔察爾線真安童伯顏等爲丞相史天澤劉秉忠廉希憲許衡姚樞等實左右之當時稱治比唐貞觀之盛迨至阿合馬郝禎耿仁

盧世榮桑葛忻都等壞法黷貨流毒億兆近者阿忽台巴顏八都馬辛阿里等專政煽惑中禁幾搖神器君子小人已試之驗較然如此臣願推愛君思治之心邪正互陳成敗對舉庶幾上悟天衷懲其既往知所進退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九年參議中書省事十年改吏部尙書武宗卽位首拜御史中丞至大三年夏遷集賢大學士卒封薊國公諡文正

吳元珪

臧夢解 陳顯

吳元珪字君璋廣平人簡重好深思凡征謀治法律令章程無不通習至元十四年世祖召見命侍左右授後衛經歷佩金符從幸上都受命取御藥於大都萬歲山元珪乘傳未盡一晝夜而至帝奇其速擢樞密經歷嘗從同知樞

密院事俺伯

俺一作暗

進西番鎧甲帝問其制度元珪應對詳

明帝益奇之初江南既定樞密奏裁定官屬京師五衛行

省萬戶府設官有差均俸祿給醫藥設學校置屯田多元

珪所論建大德元年除吏部尙書選曹銓注多私其鄉里

元珪曰此蜀黨朔黨之漸風不可長請謁悉謝絕之三年

宣撫燕南劾貪吏若干人遷工部尙書河朔連年水旱五

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力者必書

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請息土木之工從之

六年拜江浙行省參政初朱清張瑄以財雄江南以金幣

徧結當路及伏誅錄其家具籍所交權貴而江浙省臣尤

甚惟元珪一無所染武宗卽位拜樞密副使詔元珪二十

餘人議政中書如惜人力嚴選舉節財用定律令謹賞罰

建科舉課農桑汰冗員易封贈皆切世務初詔發軍萬人屯田稱海以實邊海都之亂被俘者眾有來歸者饑寒不能存至鬻子以活元珪以聞詔賜錢贖之帝在軍中卽聞元珪名至是特加平章政事仁宗卽位詔與十六人議時政皇慶元年出拜江浙行省左丞江淮漕臣言江南殷富由多匿腴田若再行檢覈當益田畝累萬計元珪曰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一有動搖其害不細固爭月餘不能止移疾去延祐初復爲樞密副使奏曰昔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供賦稅今經理江淮田土第以增多爲能加以有司頭會箕斂俾小民困苦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曰凡爾軍士之田竝遵舊制英宗至治元年與知樞密院事帖木不花上軍民之政

十餘事大抵言諸王近侍不可干軍政管軍官吏不可漁取軍戶軍官之材者當遷其職有司賦役當務均一而軍民不可偏枯軍官襲職惟傳適嗣而支庶不可冒亂帝竝降旨施行以年老致仕卒封趙國公諡忠簡

臧夢解慶元人宋末中進士第未官而國亡至元十三年從其鄉郡守將內附浙東宣慰司舉夢解才兼儒吏可試州郡授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夢解剛直廉慎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戶增田闢榆柘交蔭乃舉夢解政平訟簡爲諸州縣取御史臺亦交薦其廉能除同知桂陽路總管府事三十年擢廣西廉訪副使凡煙瘴地行部咸徧歷焉遂按問賓州藤州兩路達魯花赤黜貪官姦吏八十餘人屢平反冤獄大德元年遷江西

廉訪副使有臨江路總管李侔素狡獪附貴臣勢以控持  
省憲夢解按其贓罪一道肅清九年除廣東廉訪使以老  
病致仕夢解博學洽聞而敏於政事操守尤爲介特所著  
書有周官攷三卷春秋微一卷大夫士皆稱曰魯山先生  
云同時有陸屋者與夢解齊名監察御史鄭鵬南嘗以二  
人竝薦於朝屋字仁重江陰人自幼以孝友聞至元間承  
相伯顏以師南下屋年未冠率其鄉人見之議論有合兵  
遂不涉其境伯顏奏授同知徽州路總管府事以廉能擢  
置臺憲累遷湖南浙西廉訪使所至以黜賊吏洗冤獄爲  
己任且嘗上章奏免儒役及舉行浙西助役法卒謚莊簡  
陳顥字仲明清州人少游京師登翰林承旨王槃安藏之  
門槃熟金典章安藏通諸國語顥兼習之安藏乃薦顥入

宿衛尋爲仁宗潛邸說書從居懷孟日開陳以古聖賢居  
艱貞之道會成宗崩仁宗入定內難迎武宗顯皆預謀及  
仁宗卽位以推戴舊勳特拜集賢大學士仍宿衛禁中政  
事無不預聞科舉之行顯贊助尤力時伺帝燕閒輒取聖  
經所載大經大法有切治體者陳之每見嘉納帝嘗坐便  
殿羣臣入奏事望見顯喜曰陳仲明在列所奏必善事矣  
顯以父年老力請歸養帝特命顯長子孝伯知清州以就  
養而用顯爲中書平章政事顯叩首謝曰臣無汗馬之功  
經濟之略一旦寅之政塗徒速臣咎臣願得朝夕左右獻  
替可否庶少裨萬一亦以全臣愚忠乃允之仁宗崩辭祿  
家居者十年文宗卽位復起爲集賢大學士上疏勸帝大  
興文治增國子學弟子員調儒之徭役先後薦士牘累數



百有訐之者顯曰謬舉之咎愈於蔽賢順帝元統初顯扈  
蹕行幸上都至龍虎臺帝握其手曰卿累朝老臣更事多  
矣凡議政事宜極言無隱明年卒封薊國公諡文忠顯出  
入禁闥數十年樂談人善而惡聞人過大夫士因其薦拔  
以至顯列有終身莫知其所自者是以結知人主上下無  
怨尤次子敬伯至正中拜中書平章政事

### 王都中

王都中字元俞福寧州人父積翁仕宋爲寶章閣學士福  
建制置使以全閩八郡圖籍降於軍授福建道宣慰使尋  
除參政行省江西自請使日本未至爲舟人害於海中都  
中甫七歲從母張氏在京師世祖給驛券俾南還賜平江  
田八千畝宅一區年十七特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僚吏

頗易其年少都中剖事動中肯綮崑山吳江獄有數年不  
決者各閱實其罪吏咸睟眙秩滿除浙東道宣慰副使發  
積贓鋤豪民遷荆湖北道宣慰副使適歲祲都中躬履山  
谷以拯其饑全活數十萬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  
爲通才除江淮泉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  
號取精改郴州路總管郴居楚上游谿洞獠獠往來民間  
憚其強猾莫敢相與貿易且民染蠻俗喜鬪爭都中服以  
恩威乃大治學舍作籩豆簠簋笙磬琴瑟之屬延宿儒教  
學以開曉之俗爲丕變鄰州茶陵富民覃乙死無子惟一  
小妻誣其贅壻拜屍成婚藏隱玉杯夜明珠株連八百餘  
人奉使宣撫移其獄委都中窮治悉得其情州長吏而下  
計贓至十餘萬緡人以爲神明遷饒州路總管年饑米價

翔踊都中請於行省以官倉米減糶下價未報又於下等價減糶十之二時宰怒其專擅都中曰饒去杭幾二千里比議定往還非半月不可人七日不食則死安能忍死以待乎吾甘任罪乃止又核郡中金戶貧者更定其額又包銀之法戶不過二兩而州縣徵加十倍皆革之一以詔書從事境內產兩歧麥六穗禾上聞於朝以內憂去官服闋除兩浙都轉運鹽使舊制鹽亭竈戶三年一比附推排任事者恐斂怨久不舉行都中請於行省徧歷三十四場驗其物力高下以損益之役既平而課亦足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天祿初徙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元統初朝廷以兩淮鹽法久壞命都中行戶部尙書轉運兩淮其施行如兩浙法尋拜河南行省參政以疾請告歸卒諡清獻都

中歷仕四十餘年所至有政聲而治郡尤追古循吏當世  
南人以政事聞天下位省憲者惟都中一人而已所賜田  
宅外不增一畝不易一椽廩祿悉給族姻貧者幼畱京師  
及拜許衡之門卽知所趨鄉取大學修身爲本之誼自號  
本齋

王克敬

劉敏中

王克敬字叔能大寧人幼戲道旁丞相完澤奇其貌謂異  
日必令器朔土習尙武而克敬獨好儒旣仕累遷江浙行  
省照磨尋遷檢校徽州民汪俊上變誣富人反省臣遣克  
敬往驗之克敬察其言不實中道數爲開陳禍福俊悔將  
對簿竟仰藥以死除江浙行省左右司都事往四明監倭  
人互市悉去兵衛推誠撫之皆帖然無敢譁有吳人從征

日本陷於倭者至是從至中國訴請還鄉或恐階禍克敬竟請於朝而受之鄱陽大饑總管王都中出廩大振行省欲罪其擅發克敬曰彼爲仁而吾屬顧爲不仁乎都中因得免拜監察御史尋遷左司都事時英宗勵精圖治丞相拜住請更前政不便者會議中書堂克敬首言江南包銀民貧有不能輸者有司以責之役戶當罷之兩浙煎鹽戶牢盆之役其重者尤害民當免其它役帝悉從之泰定初出爲紹興路總管行省檄克敬抽分賈舶拗番者例籍其貨商人以風水爲解有司不聽克敬曰某貨出某國地有遠近貨有輕重冒重險出萬死舍近而趨遠棄重而取輕豈人情邪具以上聞眾不能奪商人德之調海道都漕運萬戶值天庥之變海漕舟有後至直沽者不果輸復漕而

南還行省欲坐罪督運者勒其還趨直沽克敬謂常年若是信可罪今蹈萬死完所漕而還豈得已哉乃令附次年漕舟達京師召參議中書省事有以飛語中大臣者下其事克敬謂勲貴有八議法且罪狀不明何得輕罪大臣宰相傳旨大長公主爲皇外姑賜錢若干平雲南軍還賜錢若干英宗后入覲賜錢若干克敬曰用財宜有道大長公主供饋素優今賜錢出無名是不當也自諸軍征討以來賞格未下平雲南省獨先受賞是不均也英后遠還徒御衆多非大錫賚恩意不能洽今賜物鮮少是不周也宰相以聞文宗可其議還淮東廉訪使以正綱紀爲己任不縱貪墨不阿宗戚聲譽益著元統初爲江浙行省參政請罷富民承佃江淮田又言松江大姓有歲漕米萬石獻京師

者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足則雜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閩郡受害宜免之江浙大旱諸民田減租惟長寧寺田不減遂移牘中書請蘇其困嶺海搖賊竊發朝廷調行省成兵往討會提調軍馬官缺故事漢人不得與軍政眾莫知所爲克敬抗言行省任方面之寄萬一有重於此者亦將拘法坐視耶卽調兵捕之視事甫五月請老去年未六十也卒封梁郡公諡文肅

劉敏中字端甫濟南章丘人幼卓犖不凡年十三語其父景石曰昔賢足於學而不求知豐於功而不自銜此後人所弗逮也父奇之嘗與同儕言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愧色此吾志也世祖至元中由兵部主事拜監察御史桑葛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歸旣而起爲御史臺都

事時同官王約以言去敏中杜門稱疾臺臣請視事敏中  
曰使約無罪而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邪則我旣爲同  
僚又爲交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久之遷翰林直學士  
兼國子祭酒成宗大德初有暴風星芒之變敏中論事之  
本政之先其略有七曰畏天敬祖清心持體更化察吏治  
除民害詔遣宣撫使巡行諸道敏中出使遼東嘗以法繩  
貴倖發廩振災民被寶惠累擢集賢學士商議中書省事  
復疏陳十事曰整朝綱省庶政進善良剔奸蠹顯公道杜  
私門廣恩澤實鈔法嚴武備舉封贈武宗嗣位召至上京  
庶政多所更定加太子贊善仍商議省事轉翰林學士承  
旨皇慶元年上言陛下卽位之日遵述世祖成憲頒降明  
詔播告天下至謂除樞密院御史臺徽政宣政二院各依



舊制其餘諸衙門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啟中書政務者以違制論又至元三十年已後諸衙門改升刪設多冗員非世祖定制者從省臺分別裁罷詳此二條聖意之所以假權中書畀重憲臺者昭然可見然欲得患失與喜奪悲人情所同慮或萋菲之言伺便而入浸潤膚受謗歸省臺省臺一搖政本隨易願密遏潛弭則事權自一紀綱自振仁宗然其言敏中爲文理備辭明有中庵集二十五卷卒封齊國公諡文簡